

考古者讲述尘封20年的惊险往事

考古密档

郁金峰◎著

2 神农墓虎

考古者们要挑战的，是神农架山民都不敢涉足的禁忌区域。野人谷的神农疑冢，白狐与铁头校尉，民国考察队的死亡日记……传说与秘闻交织成谜，了解真相，需要付出残酷的生命代价。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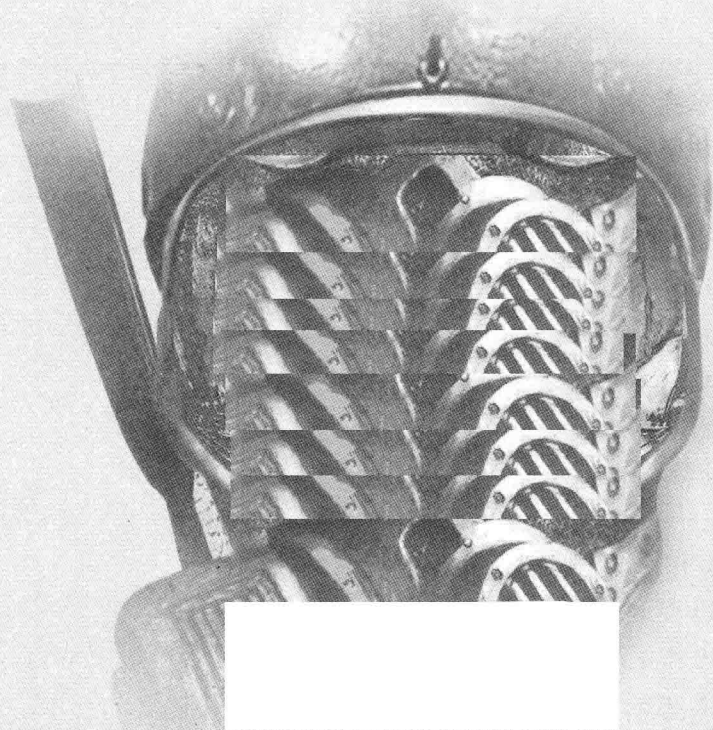


九州出版社
JIUZHOU PRESS

考古密档

郁金峰◎著

② 神农墓虎



图书在版编目 (CIP) 数据

考古密档.2 / 郁金峰著. — 北京:九州出版社,

2014.10

ISBN 978-7-5108-3317-5

I. ①考… II. ①郁… III. ①长篇小说—中国—当代

IV. ①I247.5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240699号

考古密档2

作 者 郁金峰 著

出版发行 九州出版社

出 版 人 黄宪华

地 址 北京市西城区阜外大街甲35号(100037)

发行电话 (010) 68992190/3/5/6

网 址 www.jiuzhoupress.com

电子信箱 jiuzhou@jiuzhoupress.com

印 刷 三河市人民印务有限公司

开 本 880毫米×1230毫米 16开

印 张 18

字 数 333千字

版 次 2015年1月第1版

印 次 2015年1月第1次印刷

书 号 ISBN 978-7-5108-3317-5

定 价 32.00元

★ 版权所有 侵权必究 ★

目 录

楔子 / 001

第一章 神农架打猎 /002

第二章 湖妖 /006

第三章 一张诡异的拓纸 /013

第四章 湖水惊魂 /016

第五章 赶赴神农架 /020

第六章 查看怪湖 /027

第七章 手雷 /035

第八章 怀表的秘密 /041

第九章 墓地 /046

第十章 老照片 /052

第十一章 神秘的刘神婆 /058

第十二章 封魂铁树 /063

第十三章 铁头校尉 /069

第十四章 往事 /075

- 第十五章 七郎与殷祖族 /080
- 第十六章 煞花 /086
- 第十七章 又见血鼠！ /091
- 第十八章 血鼠王！ /096
- 第十九章 是七郎吗？ /102
- 第二十章 高长胜的许诺 /108
- 第二十一章 黑熊 /114
- 第二十二章 神秘怪人 /120
- 第二十三章 冥想 /126
- 第二十四章 地下河 /132
- 第二十五章 狂蟒之灾 /138
- 第二十六章 愤怒鸡冠蛇 /144
- 第二十七章 周红仪 /150
- 第二十八章 死去的明代士兵 /156
- 第二十九章 机关 /161
- 第三十章 地窖惊魂 /166
- 第三十一章 进发 /172
- 第三十二章 白猴子 /178
- 第三十三章 叫花鸡 /184
- 第三十四章 莫非是他？ /189
- 第三十五章 笔记本上的秘密 /194
- 第三十六章 蝙蝠洞 /199

- 第三十七章 人口 /205
- 第三十八章 黑影 /211
- 第三十九章 回忆单格祺瑞 /215
- 第四十章 怪鱼 /220
- 第四十一章 躲避 /226
- 第四十二章 瀑布 /232
- 第四十三章 石化 /237
- 第四十四章 张洪 /242
- 第四十五章 逼近真相 /248
- 第四十六章 伤心 /254
- 第四十七章 墓虎 /259
- 第四十八章 龙蛇 /264
- 第四十九章 惊险 /269
- 第五十章 青丝白发 /277

“喂，这位乘客！醒醒！醒醒！”列车员的声音从耳边传来，高长胜猛然一惊，睁开惺忪的睡眼，发现自己的半个身子已经掉到床铺之外了，双手则紧紧地抓着床铺的边缘，胸口抵在了一个桌角之上。

唉，原来是虚惊一场！应该由于这个桌角才导致做了刚才那个梦。高长胜满脸汗水，苦笑了一下，尴尬地说道：“谢谢！”

“你睡觉不老实，万一摔伤了谁负责！”列车员白了高长胜一眼就走开了。

坐了几日的火车终于来到了南方。高长胜欢喜之际，也见了南方的一些朋友，并很快跟随着这些朋友做起了买卖。生活还算安定，可是没有过多长时间，这种安定的生活却被来自在神农架生活的何大壮的一封信打破了……

第一章 神农架打猎

夏季，神农架地区依旧雨水充沛，甚至隔三岔五就要下一场大雨，这天雨后，一名猎人带着自己心爱的猎狗去山林中打猎，他八九岁的弟弟也跟随一起前去。

树林中厚厚的落叶经过雨水的浸泡，显得更加松软，每踩上去都会发出“扑哧扑哧”的响声。神农架中的猎物颇多，有獐子、野兔等，在那个缺少粮食的年代，每打到一只猎物，都意味着将增加一顿营养丰富的晚餐，所以小孩经常央求大人去打猎。但是因为那时的一些情况，其实打猎并不总是可以进行的。

这一壮一少两人走在神农架的密林之中，小孩说道：“哥哥，我还记得上次吃野兔肉，那叫一个香啊！”说着吧唧了几下嘴，似乎还在回味着吃肉时的那种喷香的滋味，“哥哥，这次不知道能打到什么。”猎人微笑着用粗糙的大手摸了摸弟弟的头，信心满满地说道：“小二，今天就等着吃肉吧！”

神农架位于湖北省西部，地处湖北省、重庆市交界的长江、汉水之间，全区面积有 100 多万亩，总体上分为东、西两片，东片以老君山为中心，西片以大、小神农架为中心。西边面积远大于东边。

其实在神农架分的好几个区域之中，北部的熊山和西部茂密的森林，一般猎人去得比较少，一是那里山高路陡，特别凶险；二是大型猛兽多，即使是最有经验的猎人，也难保不出现一点差池，所以一般猎人都选择林子稍微稀疏一点的地方捕猎。

正在这时，忽然猎人身边的那只猎狗警觉地竖起了耳朵，但是没有叫，通过猎狗的这种反应，猎人敏锐地察觉到了是有猎物在接近，便停下了脚步。确实，从树林之中传出来一些“沙沙”的声音，声音很轻，可以辨别出是一只体型较小的动物，而且这个动物还是停一会儿，走一会儿，脚步声也是时有时无。

“野兔！这是一只大野兔！”猎人心里暗想，的确，凭借着经验他有百分之九十的把握。

随即，他把身子靠在了一棵大树上，敏锐地观察着这只将要走到生命尽头的野兔的行踪。

而这只训练有素的猎狗则慢慢地从侧面向野兔移去，准备随时策应猎人的攻击。

时间一分一秒地过去，猎人的小兄弟虽然不是第一次跟随着打猎，但是心里还是抑制不住地兴奋，毕竟，今天一定又有野味吃了，想到这里，哈喇子几乎流出来了，他也几乎屏住了呼吸。

猎人的眼睛在寻找着，同时手中的枪也在寻找着目标，终于，一阵压抑的沉寂过后，“砰”的一声枪响从树林中传来，野兔被打中了。

“哥哥，打中了！打中了！”小孩一边喊着一边兴奋地跑了过去，看了看地上的兔子，体型肥硕，浑身的毛呈灰色，褪了毛都得有四五斤重。他弯下腰正准备捡起这只浑身是血的兔子，忽然这只垂死的兔子一个翻身，肚子上的血溅了小孩一脸，随后兔子竟然像离弦之箭一样向着密林中跑去。小孩吓得惊叫了一声，一屁股蹲坐在落叶之上，整个下半身都被树叶中的积水浸湿了。

猎人显然也没有料到受了重伤的兔子居然还能跑这么快，可是再次射击已经来不及了，兔子钻入了密林之中，坐在地上的孩子呆呆地望着消失不见的兔子，两眼茫然。

但是过了三五分钟，那只浑身是血的兔子又出现在了猎人兄弟面前，不过不是它自己跑回来的，而是被猎狗叼回来的。猎狗将兔子往地上一扔，这只大灰兔子彻底不动了，流血处还冒着热气。

小孩跑了过去抱住黑色的猎狗的脖子亲吻了几下，猎犬表现出非常舒服的样子。

小孩把这个灰毛大兔子装进了一个网里，背在肩上，继续向着林子深中走去。

“哥哥，今天打到了这么大一只兔子，还不够吃吗？”

“够吃是够吃了，可是我还想叫上你大壮叔一起吃，上个月你大壮叔打了点儿野味不是给咱家送过吗？”

走着走着，忽然猎狗又停下了脚步，耳朵竖着，望着前面的密林，似乎看到了什么猎物，可是猎人仔细地听了听，密林中并没有什么特殊的声响，也朝着林中看了看，双目所及，没有发现什么动物的踪迹。

他摸了摸猎狗，继续向前走去，猎狗走走停停，反应不同寻常，似乎察觉到了什么危险，最后竟然咬住了猎人的衣服，好像是在警告他不要再往前

走了。猎人打了十来年猎，这种被猎狗咬住的情况非常罕见，他记得有一次遇到了一只凶猛的雄性黑熊，猎狗也出现过这种情况，这次猎狗又咬住了自己，可能是前方有什么危险。

“算了，今天就到这里，改天再打。”想到这里，猎人招呼了一下小兄弟，便扛着枪往回走。

“哥哥，你听到有什么哭声没有？”背着兔子的小孩仰头问道。

“哭声？”猎人愣了一下，停住脚步，侧耳倾听，果然，在前方的密林之中好像有哭声，而且好像还是小孩子的哭声，若有若无。“不对，这深山老林里怎么会有小孩呢？”猎人觉得很可疑，可是转念又一想，“是不是谁家的孩子独自跑到树林里玩，迷路了呢？不行，得去看看去。”

可是猎人心里忽然又咯噔了一下，因为在这里流传着一个传说，说在密林之中曾经有一种可怕的动物，这种动物长得像猴子，手臂奇长，长有利爪，而且会发出一种类似小孩的哭声，传说这种动物浑身发红，会吸人的血液。方言中这种动物叫“血爪猴”。目前还没有发现这种动物的活体，不过曾经有人发现过一具残缺不全的尸体，尸体不知道被什么东西啃去了一大半，只剩下一个大脑袋和一只手臂，手臂上长着锋利的大爪子。大爪子上还粘着一些干涸了的血渍，当地人认为是不祥之兆，就把这具尸体烧了。但是那个被风干了的大爪子还在村庄之中，让人看了心里发毛。要是被这样的爪子抓住身体，非得把皮肤给撕下来一大块不可。

猎人琢磨了一下，又听了听哭声，壮了壮胆子，还是决定去看一看，担心真的是有孩子跟大人来打猎，小孩走失了。

猎人检查了一下子弹，便又全神贯注地扛着枪循着小孩的哭声走去。

可是猎狗突然从后面跑了过来，再一次咬住了他的衣角，不让他再往前去。

“猎狗今天是怎么了，就算可能有危险，可是万一前面是个迷路的小孩呢？”

猎人抚摸了几下爱犬，继续向前走去，不知不觉之中，跟着声音，已经走进了密林深处，走了许久，他来到了一个湖边，刚才小孩的哭声好像就是从在这个湖附近传出来的，以前他没有来过这个湖边，没想到在这个密林之中还隐藏着这样一个宁静并不算大的湖泊。

“是不是谁家的孩子掉水里了？”他沿着湖边走了走，可是湖面非常地平静，除了偶尔有几缕微风吹出一些波纹之外，并没有什么小孩挣扎的迹象。

猎狗此时在湖边，看着湖水，眼睛里充斥着一种奇怪的神情，似愤怒，又似恐惧，嘴里偶尔还发出一种低沉的声音。猎人也觉得非常奇怪，这么多年来，他还从未见过自己心爱的猎犬有过这种表情。

湖边甚是平静，似乎并没有发生过什么，小孩站在湖边也向湖里张望，

湖边的落叶很厚，每踩上一下都形成一个脚窝，而且由于落叶里含有不少水分，走起来有些费力。

小孩正在湖边站着，忽然觉得脚下厚厚的落叶有些松动，似乎是有什么东西在落叶下移动。小孩刚想往后退，可是已经来不及了，他的双脚一下子陷进了落叶之中，只觉得腿部一阵剧烈的酸麻，紧接着便被落叶中的一股强大的力量向湖中拖去，小孩“哇”的一声哭了起来，大喊着：“哥哥救命！哥哥救命！”

站在不远处的猎人听到小孩的哭声立马飞奔过来，此时小孩大半个身子已经被拖到了湖中，一切就发生在电光石火之间。在小男孩近旁的猎狗一下子冲向湖边，咬住小男孩的衣服，可是水中的生物力量大得惊人，猎狗与小男孩一起被拽入了水中，猎狗已经看不见了，水面上只剩下忽上忽下的小孩的脑袋。

岸边的猎人顾不得脱衣服，直接一个猛子扎入了水里，湖面上溅起一阵水花，猎人水性不错，在水中双手摸索着抓住了小男孩的身体，使劲地向后拽着，可是他觉得水中拉扯的那个动物力量奇大，自己连同小孩一起被拖向湖水深处，他隐隐约约看见猎狗在小男孩的腿下面正撕咬着什么东西。猎人恍惚瞧见有个灰白色的庞然大物在水下，随着那个东西的不断摆动，水中的泥沙被搅动起来，水越来越浑浊。

第二章 湖妖

猎人拼了命地往回拽，在水里他感觉到了有一些触须缠到了自己的手上，黏糊糊的，而且还在向他的身上蔓延。忽然他觉得手中一轻，因为之前使的力量太大，身子一下子向后翻去，不一会儿，猎人抱着小孩浮出了水面，赶忙爬上了岸。两人如同落汤鸡，小孩吓得脸如白纸，哆哆嗦嗦地说不出话来。猎人赶忙拿起猎枪，瞄准了湖中。可是水中除了冒出一连串的气泡之外，再也没有什么东西露出水面了。

在湖边等了好久，也没见有什么浮上来，那只大猎狗就这么不见了！太阳渐渐西斜，林子中充满了一种肃杀的气息，暗褐色的湖水更显得狰狞恐怖，而且似乎有一些薄薄的雾气弥漫了过来。气愤的猎人虽然想给猎狗报仇，但是想到一到夜晚，林子中还是有些危险，只好收拾了一下东西，准备改天再召集些人来一起收拾湖里的这个怪物！

傍晚，猎人回到了家里，和小孩洗漱了一下，就换了一身干净衣服。然后在自家的院子里一边剥着兔子皮一边对小孩说道：“小二，把你大壮叔叫来，就说一起吃肉顺便商量点事情。”小孩答应了一声，向着何大壮家跑去。

何大壮此时正在家里劈柴，这几年，他依旧在神农架之中穿梭，寻找着那些踪迹缥缈的野人。有几次，他布下的陷阱几乎抓住了那些类似野人的动物，但是总是阴差阳错，让它们给跑掉了，尽管他对神农架有野人几乎是百分之百肯定，可是仍然需要证据，尤其是活体证据。

何大壮劈了半天柴，感觉有些累，便放下柴刀，甩了甩充血的双手，活动一下酸痛的腰部，此时肚子也是饿得咕咕叫了。

正在这时，他听到有人在门口叫他：“大壮叔！大壮叔！我们今天打猎打了一只大兔子，哥喊你去吃饭，还说有点事情和你商量一下！”何大壮抬头一看，是程越的弟弟二福，便朝着门外说道：“好，二子，告诉你哥，我等一会儿就到。”

小孩又带有一丝哭腔地说道：“大壮叔，我家的灰子（猎狗名）被吃了！”

何大壮一愣：“二子你说啥？灰子被吃了？谁吃的？”他有些不相信自己的耳朵。

“湖怪！湖怪吃的！”何大壮听得更是丈二和尚摸不着头脑了。

“湖怪吃的？哪有湖怪？！”何大壮这么多年来虽然在神农架中见过很多新奇物种，血蛙子、花纹双头蟒，但还从未见过什么水怪。

见二福哭哭啼啼的也说不清楚，何大壮便说道：“二子，你等一下，我就跟你过去！”

不一会儿，何大壮来到了程越家中，此时锅灶里正大火炖着兔子，还没进门就有一股子香味飘了出来。

程越正在院子里磨着腰刀，看到何大壮来了，起身说道：“大壮叔，你来了，快坐。”

何大壮走到磨盘旁边，说道：“大越，我听二子说你家灰子被吃了，还说是被湖怪吃了，这究竟是咋回事啊？哪里有湖怪啊？”程越叹了一口气，双腿一盘，坐在石磨之上，就把今天去林中打猎遇到湖怪的事给何大壮说了一遍。

说完之后，程越低头不语，似乎还是对猎狗被吃有些伤心。

何大壮听完之后，还是有些不敢相信，或者说事件本身就有些匪夷所思。因为照程越所说的湖的地点，他应该去过，虽然去过的次数不多，但他还是有一些印象的，在那个湖边可没见到有湖怪啥的。就是有一次比较奇怪，那次下大雨，他正好经过湖边，忽然听到湖中传来一声巨响，紧接着看到湖中一个粗大的水柱蹿起了两米多高，当时也把自己吓了一跳，但是水柱落下之后湖里并未出现什么生物，也没有什么湖怪。

又仔细地琢磨了一下，何大壮面带疑惑地问道：“大越，你确定是湖水里的东西把灰子拖下水的？不是什么森林中的大型动物悄悄地潜下水后把灰子拖走的？”

程越站了起来，摇了摇头，说道：“大壮叔，这个我也想过，可是灰子被拖下水之后，我拿着火枪在湖岸边守了足足有三四个小时，湖的面积也不大，站在岸边就能看到整个湖面，如果是什么大型动物下水的话，能憋这么长时间的气吗？也没见到上来换气啊。”何大壮想一想也是：“那这到底是什么动物呢？”脑袋里也是没有任何能说得通的解释。

“还有，大壮叔，你看看这是啥？”程越说着从旁边的一个口袋中捏出了一小缕毛发，“你在神农架走的地方多，见过没？”

何大壮接过毛发，仔细地端详起来，这些毛发呈金黄色，摸了摸，比较柔软，

而且还很滑。他的第一想法是这些毛发可能是野人的，因为自己曾经也在密林之中看到过类野人动物长着与之颜色相似的毛发，可是转瞬这种假设就被推翻了，因为这缕毛发虽然长短不一，可是最长的几根居然达到了三十厘米左右，何大壮虽然没有亲手抓到过野人，可是凭他捡到的类野人的毛发判断，野人的毛发绝不会达到这么长。

何大壮又把这几根毛发凑近鼻子闻了一闻，虽然已经干了，可是还带有一种浓重的腥味，就像刚从淤泥里挖出来的大泥鳅的那种腥味，这种味道无论是谁闻时间长了都有些想吐。何大壮吸了吸鼻子，问道：“大越，这些毛发是在哪里发现的，是那个湖怪身上的吗？”

“这个我吃不准，这些毛发是在湖边落叶中的一具已经腐烂的兽骨旁边发现的，不知道是不是那个湖怪的，我觉得奇怪就捡了回来。”

何大壮点了点头，随即扭头问起了程越的弟弟二福：“小二，你被那个东西拖下水时，身上什么地方被咬了？”

二子蹲下去挽起了裤脚，指着腿上的一小块瘀青，说道：“就是这里，不过当时它主要咬住的是我的裤子，也好像是缠的，然后直把我往水里拽。当时喝了好几口水，呛得我气都出不来，我还看见灰子下水好像咬住了那个东西。”

“嗯。”

“可能是大灰伤到了那个动物，然后它就放开了二福，转而攻击灰子，看来是灰子救了二子一命啊。”何大壮心想。

程越突然把腰刀往旁边的一个树墩上一扎，刀刃进去有两寸多深，他嘴角有些颤抖，愤愤地说道：“大壮叔，今天我找你来就是想商量一下咋给灰子报仇的事，灰子跟了我十来年，没想到今天却被湖里的东西给吃了！我非要把那个东西逮出来不可。”

“大越，你别激动，这事咱们得好好地合计合计。看来这并不是简单的水生动物，而且还比较凶猛。”何大壮说道。

程越点了点头。

兔肉的香味越来越浓了，何大壮的肚子又“咕噜咕噜”地响了起来，程越这才想起吃饭的事，说：“咱们先吃兔子肉吧！”

进了屋，程越打开锅盖，兔子肉煮得刚好，热气直往上冒，喷香喷香的。

程越拿过一个大瓷碗，用筷子夹了一个兔子腿，端进了屋里。何大壮也跟了进去。屋里的炕上躺着一个老妇人，身上盖着被子，脸色发白，正在睡觉。

何大壮低声问道：“大越，你母亲的病怎么样了？”

程越咬着嘴唇摇了摇头：“还是那个样子……”说完，他把盛着兔肉的

碗往旁边一放。

老妇人睡得并不沉，可能是听到他们说话，睁开了眼睛，看到了何大壮，便说道：“大壮来了。”说着就想坐起来。

“嗯，嫂子。”

“妈，今天炖了兔肉，您吃点吧。”

程越把老妇人扶了起来，老妇人咳嗽了几声，脸上几乎没有血色。

她看了看程越，又看了看兔肉，便笑了笑，可笑得十分不自然，但老妇人还是用手拿起了兔肉，吃了几口，然后又喝了几口水，说道：“这兔肉真香。”

程越笑了笑。

吃完之后，程越又扶着老妇人轻轻地躺下，把被子盖好，便来到了外面。这时程二福正拿着一个兔子腿啃着，嘴边直冒油沫。

何大壮和程越也吃了一些儿，随后便商量了一下去湖边的事儿。

第二天，何大壮和程越起了个大早，扛着两把猎枪出发了，晨露微滴，朝阳转晕。两人身子都比较强健，脚力也快，穿林登山，没用太多时间，就来到了昨天那个湖泊旁。要想捕捉湖里的怪物，必须先勘察一下湖周边的情况。

“大越，说实话我以前也来过这个湖，但是没发现有什么湖怪的踪影，不过这个湖也确实有些奇怪，我没有见过任何动物在湖边喝水。”

程越说道：“大壮叔，这河边有一具兽骨，平趴在落叶之中，像豹的骨头，昨天我不小心一脚踏进了骨头的缝隙中，还差点把脚伤了。”

“哦？”

程越指着一处落叶颇厚的斜坡说道：“你看，这里就是昨天二子和灰子被湖怪拉下水的地方。”

何大壮走了过去，一看，这里厚厚的落叶都被拉成了一个槽型，向水中延伸而去，看样子这个动物极有可能是身子原本在湖中，然后慢慢地移动到了落叶之下才搞的伏击。

何大壮蹲了下去，用棍子往下扎了扎，没想到陈腐的落叶奇厚，约有半米多深，看来已经是沉积了许多年。随后何大壮又扒开这些湿湿的叶子，一股难闻的腥味从中传了出来，和昨天那些毛发的味道有些相似。扒到落叶的底层，何大壮发现了一些透明的液体，但明显不是湖水，他用木棍拨了拨，似乎还有些黏性，好像是某种生物身上的黏液或者从嘴里吐出来的液体。

正在这时，程越突然喊道：“大壮叔，你看！”何大壮往湖中一瞥，发现湖面出现了一道很长的波纹，呈三角形，就像一条大鱼快速游过一样。

程越正举着枪瞄着那个波纹的前面。

但是这条波纹没有持续太久，几秒钟的时间就消失了，在湖面上留下了

一个小旋涡，看样子像是某种生物正在下潜。

程越把枪放下，说道：“等准备好了，一定杀了它为大灰报仇！”

何大壮望了望有些晃动的水纹，说道：“大越，如果咱们要想捕捉这个动物，首先得做几张结实的大网，然后把村里那几个好猎手也叫来，这样才能有把握。”

“好的，大壮叔，明天我就去找老赵做渔网，然后你把那几个好把式叫一下，过几天咱们来捉这个怪物。”

“还有，看样子咱们还得再准备一条船，这湖虽然面积不大，但是没有船只靠着人下水来下网抓这个水怪还是十分危险的。”

“嗯，你说得对，咱们是得准备一条船，可是想把一条船从村子里运到这里来实在是太难了。”

也是，山高林密，凭着人抬着船进来几乎不可能。何大壮看了看周边的山势，突然有了主意：“大越，这个不难，我知道在这附近有一片箭竹，咱们可以就地取材，做竹排。”

“大壮叔，你真行！”程越高兴地说道。

“那就这么定了。”说着两人就往回走，走在路上，何大壮总觉得有些不自在，似乎在树林之中有什么东西盯着自己和程越。

第二天程越去找赵老头，赵老头做了三十多年的渔网，据说年轻时当过一阵民国的水兵，有一次用绳子编了一张大网捕捉到了一条大鲨鱼，不过对于这些他自己酒后所说的话，大家都持半信半疑的态度，有人干脆认为是他吹牛，不过也没有人深究。

程越来到了赵老头家里，看到赵老头正在院子里编网。“赵大伯，您这几天忙吗？”程越问道。

赵老头扶了扶老花镜，抬头看了看，说道：“原来是程越啊，快坐，我闲着没啥事，这不拾掇拾掇这堆破网。”“赵大伯，我想请您编两张大网，要很结实的那种。”

“程越，这么多年来也没见你打过鱼啊，你这是想改行了？”赵老头说道。

程越想了一下，没有直接回答要去捕捉湖怪，就说道：“现在山里猎物不多，我准备打打鱼。”

赵老头笑了一下，说道：“那后天来取吧，我不用现编，这里有很多，都挺结实的，我稍微加大一些。”

“那好，赵大伯，谢谢您啦。”

何大壮召集猎手进行得也特别顺利，全村中最好的三个猎手都答应一起去。

这几天何大壮和程越两人也没闲着，而是在竹林之中砍伐竹子做竹排。

何大壮这么做是为了帮助程越，同时他对这个水中的动物也特别好奇，也想看看究竟是什么生物。

一切准备就绪之后，挑选了一个好日子，何大壮、程越和其他三个猎人拿着装备向着湖边出发。

几个人常在树林中走动，脚程很快，不多时，他们就来到了湖边。

湖边还是一如既往地平静，依然丝毫看不出这里面居然藏了个能吞食生物的湖怪。

一名猎人说道：“程越兄弟，你家的灰子就是被这个湖中的怪物吃掉的？”

程越点了点头。

那名猎人摸了摸身上的枪，说道：“兄弟，今天它要是敢冒出头来，我非得叫它脑袋开花！”

何大壮看了那猎人一眼，然后对着众人严肃地说道：“大家都别大意，都小心一点，这湖水中的怪物可能非常凶猛。”

随后，何大壮指着岸边的两个竹筏子说道：“大家分成两组，竹筏子相隔一定的距离，然后下网，咱们就顺着湖面游走几圈。”

不一会儿，两组人站到了竹筏子之上，也把大网下到了湖中。两组人划着竹排开始在湖中慢慢前进。

众人虽然刚才还说说笑笑，可是此时心里难免都有一些紧张，都拿着火枪全神贯注地盯着竹排的周围，生怕一不注意，从湖里突然蹦出一个张着血盆大口的怪物咬向自己。

竹排拖着网来回走了两三圈，基本上已经覆盖了大部分的湖面，可是不仅没有套到湖怪，湖面上连一点波纹也没有，就只捞上来了几网散发着腐味的烂树枝子。

“程越，你说这湖怪是不是前几天上岸跑到别的湖泊中去了啊？”

“这个……”程越看了一眼何大壮，一时也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因为关于这只湖怪，他确实一点也不了解，更不知道湖怪究竟能不能上岸。

“咱们再下网捞一圈。”两个竹排在湖泊的中间行进，突然，网子的缆绳被拉紧了，程越和几个猎人赶紧拿起了猎枪，瞄着湖面。

可是除了网比较紧，湖水中并没有什么动静，过了一会儿，网子也并没有被湖下生物拖动的迹象。“看来这回又是拖到下面的大树枝子了！”有人说道。

几个人慢慢地收起了网，发现这回拖上来的不是树枝子，而是一些碎石板块。这些碎石板被许多水草缠着，水草被网子挂住了。